

怎樣的先度他呢？如有福國利民的抱負，自己卻沒有學識，或生活糜爛，或一意孤行，他能達成偉大的抱負嗎？

所以菩薩發心，當然以「利他為先」，這是崇高的理想；要達成利他目的，不能不淨化自己身心。這就是理想要高，而實行要從切近處做起。

## 2、應堅定菩提、長養慈悲、勝解空性

菩薩在堅定菩提、長養慈悲心、勝解緣起空性的正見中，淨化身心，日漸進步。這不是說要自己解脫了、成了大菩薩、成了佛再來利他，而是在自身的進修中，「隨分隨力」的從事利他，不斷進修，自身的福德、(p.61)智慧漸大，利他的力量也越大，這是初學菩薩行者應有的認識。

## 二、依文獻明：人菩薩行之典範

### (一) 維摩詰：普入社會，引眾向善、發菩提心

修人菩薩行的人間佛教，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有良好的啟示。

如維摩詰長者，六度利益眾生外，從事「治生」，是從事實業；「入治政法」，是從事政治；在「講論處」宣講正法，在「學堂（學校）誘開童蒙」，那是從事教育了。

「淫坊」、「酒肆」也去，那是「示欲之過」、「能立其志（不亂）」。普入社會，使別人向善、向上，引發菩提心，這是一位在家大菩薩的形象。<sup>132</sup>

### (二) 善財童子參訪記

#### 1、概述參訪善知識之要義

##### (1) 各類之善知識

善財童子的參訪善知識，表示了另一意義。

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，初三位是出家的比丘；開示的法門，是（繫）念佛、觀法、處眾（僧），正確的信解三寶，是修學佛法的前提。<sup>133</sup>

---

(3) 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人間佛教要略〉，p.103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無諍之辯》，〈談入世與佛學〉，p.193。

<sup>132</sup> 參見：

(1) 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(大正14, 539a8-b9)：

爾時，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，名維摩詰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深植善本，得無生忍；辯才無礙，遊戲神通，逮諸總持……雖處居家，不著三界；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……一切治生諧偶，雖獲俗利，不以喜悅；遊諸四衢，饒益眾生；入治政法，救護一切；入講論處，導以大乘；入諸學堂，誘開童蒙；入諸婬舍，示欲之過；入諸酒肆，能立其志……若在護世，護世中尊，護諸眾生。長者維摩詰，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。

(2) 〔吳〕支謙譯，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1〈2善權品〉(大正14, 520c24-521a24)：

是時，維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曰維摩詰(漢言無垢稱)，在先佛已造行修善，本得法忍，已得辯才，神通不戲，得無所畏……能喜世間一切治生諧偶；雖獲俗利，不以喜悅。遊諸四衢，普持法律；入于王藏，諸講法眾；輒身往視，不樂小道；諸好學者，輒身往勸，誘開童蒙；入諸婬種，除其欲怒；入諸酒會，能立其志……

(3) 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說無垢稱經》卷1〈2顯不思議方便善巧品〉(大正14, 560b6-c18)。

其他的善知識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外，有語言學者<sup>134</sup>、藝術工作者<sup>135</sup>、建築師、數學家<sup>136</sup>、醫師<sup>137</sup>、國王<sup>138</sup>、鬻香師<sup>139</sup>、航海者<sup>140</sup>、法官<sup>141</sup>；

總之，出家菩薩以外，在家菩薩是普入各階層的；也有深入外道，以外道身分而教化外道入佛法的。<sup>142</sup>

---

<sup>133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6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689c9-692c12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2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34a9-337b15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26-38。

<sup>134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6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692c13-693c9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3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37b23-338b14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38-42。

<sup>135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8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02b6-703b29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5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48a26-349b29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63-65。

<sup>136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8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04b14-705a7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5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50b17-351b19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68-71。

<sup>137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9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07b23-708a26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6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54b14-355a22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78-81。

<sup>138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9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08a27-709a3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6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55a23-356a16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81-85。

<sup>139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9~50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12c14-713c6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7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60c9-361b22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93-96。

<sup>140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50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13c7-714b5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3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61b23-362b6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96-99。

<sup>141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50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14b6-715a5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3〈入 39 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62b7-363a15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99-101。

<sup>142</sup> 關於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之事蹟，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6-60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689b6-788b1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2-80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31c28-444c29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21-135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「祕密大乘佛法」〉，p.432。

### **(2) 善知識誘化的方便**

善知識（後來又加了一些鬼神）們的誘化方便，都是以自己所知所行來教人，所以形成了「同願同行」的一群；

也就是從不同事業，攝化有關的人，同向於成佛的大道（我依此（p.62）而寫有《青年的佛教》）。

以自己所作而教人的，《阿含經》已這樣說：

如修行十善，那就「自作」、「教他作」、「讚歎（他人）作」、「見（他人）作（而心生）隨喜」，就是自利利人了。<sup>143</sup>

這是弘揚佛法的善巧方便！

## **2、啟發**

### **(1) 家庭：成純正佛化家庭**

試想：修學佛法（如十善）的佛弟子，在家庭中能盡到對家庭應盡的義務，使家庭更和諧更美好，能得到家庭成員的好感，一定能誘導而成為純正的佛化家庭。

### **(2) 社會各階層：依四攝引化同事歸向佛道**

在社會上，不論是田間、商店、工廠……中，都有同一事務的人；如學佛者能成為同事中的優良工作者，知識與能力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德性，

不只為自己，更能關懷他人，有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的表現，那一定能引化有緣的同事歸向佛道的。

### **(3) 醫師：依自所知所行而引人學菩薩行**

---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107。

<sup>143</sup> 參見：

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1059經》卷37(大正02, 275c2-14)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四十法？謂手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讚歎殺生，見人殺生心隨歡喜，乃至自行邪見，教人令行，讚歎邪見，見行邪見心隨歡喜，是名四十法成就。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四十？謂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口常讚歎不殺功德，見不殺者心隨歡喜；乃至自行正見，教人令行，亦常讚歎正見功德，見人行者心隨歡喜，是名四十法成就。如鐵槍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」

(2)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33〈39等法品〉(大正02, 733a8-15)：

世尊告曰：「轉輪聖王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，受命千歲。所以然者，轉輪聖王自不殺生，復教他人使不殺生；自不竊盜，復教他人使不偷盜；自不婬泆，復教他人使不行婬；自不妄語，復教他人使不妄語；自行十善之法，復教他人使行十善……」

(3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8〈31滅諍品〉(大正08, 281c11-22)。

(4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8(大正25, 120b25-29)：

身業道三種：不殺、不盜、不邪婬；口業道四種：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；意業道三種：不貪、不惱害、不邪見。

自不殺生，不教他殺，讚不殺者，見人不殺代其歡喜；乃至邪見亦有四種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佛法的信徒〉，p.196。

又如做醫師的，為病人服務，治療身病、心病，更為病人說到身心苦惱根源的煩惱病、根治煩惱病的佛道，

從自己所知所行而引人學菩薩行，正是善財參訪各善知識利他的最理想的方法！

### （參）依現代明：菩薩利他之實踐義

#### 一、總述：慧、福行

從「初期大乘」時代到現在，從印度到中國，時地的差距太大。現代的人間佛教，自利利他，當然會有更多的佛事。利他的菩薩行，不出於慧與福。

**慧行**，（p.63）是使人從理解佛法，得到內心的淨化；<sup>144</sup>**福行**，是使人從事行中得到利益（兩者也互相關涉）。

#### 二、闡釋實踐之要義

##### （一）慧行

以**慧行**來說，說法以外，如日報、雜誌的編發，佛書的流通，廣播、電視的弘法；佛學院與佛學研究所、佛教大學的創辦；利用寒暑假，而作不同層次（兒童、青年……）的集體進修活動；佛教學術界的聯繫……

重點在介紹佛法，祛除一般對佛法的誤解，使人正確理解，而有利於佛法的深入人心。

##### （二）福行

以**福行**來說，如貧窮、疾病、傷殘、孤老、急難等社會福利事業的推行；家庭、工作不和協而苦痛，社會不同階層的衝突而混亂，佛弟子應以超然關切的立場，使大家在和諧歡樂中進步。

#### 三、應「以三心行十善」為基礎

凡不違反佛法的，一切都是好事。但從事於或慧或福的利他菩薩行，先應要求自身在佛法中的充實，以三心而行十善為基礎。

否則，弘化也好、慈濟也好，上也者只是世間的善行，佛法的真義（與世學混淆）越來越稀薄了！下也者是「泥菩薩過河」（不見了），引起佛教的不良副作用。

總之，菩薩發心利他，要站穩自己腳跟才得！（p.64）

<sup>144</sup>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〉，pp.321-322：

學佛的主題，不外乎三學——戒、定、慧，或開廣為六度，這都是實踐德行。其中，戒是一般的德行，重在止惡防非。然不單是止，如應作而不作，也是違犯的。

能夠持戒，身語的行為，就會合乎法度。不過，外表的行為雖謹持不犯，而還不能將內心的亂念息下。散亂，失念，不正知，這都是使心地蒙昧不明，使我們走向罪過的動力。所以進一步，應當集中精神，專心一境，使內心進入安定而純淨的境地，這就是定。得了定，部分的煩惱降伏了，但要斷除煩惱，非引發無漏慧不可。

真慧—二無我慧，是廓清我見、妄執的利器，如熾烈的猛火一樣，燒盡一切的煩惱。內心經過慧火的鍛鍊，畢竟清淨，這才能內心外身，所行都能合法。慈悲心淨化而增長了，能捨己為人，顯發為圓滿的德行。從這學佛的過程看，學佛不是別的，只是從外表清淨而到內心清淨，從內心淨化而使外表的行為，更完美，更圓滿，學佛實只是道德的實踐。這一完美的實踐過程，雖不能人人都做到，但要做一世間的善人，也得合乎學佛的戒學才得。

## 拾、向正確的目標邁進

### (壹) 闡釋：漢傳佛教發展之傾向

#### 一、「天佛不二」之發展

##### (一) 辨釋因由：無限寬容性

人菩薩行——人間佛教的開展，是適合現代的，但也可能引起副作用。我以為，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，是應該確認肯定的。

記得二十年前，有人問我：為什麼泰、錫等（小乘）佛教區，異教徒不容易發展，而大乘佛教徒卻容易改信異教？我當時只歎息而無辭以對。

這應該與佛法的寬容特性有關，但釋尊的原始佛法，寬容是有原則的。

如不否認印度的群神，而人間勝過天上，出家眾是不會禮拜群神的，反而為天神所禮敬；「佛法」是徹底否棄了占卜、咒術、護摩、祈求——印度神教（也是一般低級）的宗教行儀。

大乘佛教的無限寬容性（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），發展到一切都是方便，終於天佛不二。

##### (二) 舉「太虛大師學生會」釋義

###### 1、成員雜濫，免不了負面之影響

中國佛教的理論，真是圓融深妙極了，但如應用到現實，那會出現怎樣情形？近代太虛大師，是特長於融會貫通的！

三十年發起組織「太虛大師學生會」，會員的資格是：返俗的也好，加入異教的也好，「去陝北」的也好。

在大師的意境中，「夜叉、羅剎亦有 (p.65) 其用處」<sup>145</sup>（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）。<sup>145</sup>後來，學生會沒有進行。

會員這樣的雜濫不純，如真的進行組織活動，夜叉、羅剎（如黑社會一樣）會對佛教引起怎樣的負面作用？

<sup>145</sup>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等編，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p.486：

當時所說之會員資格，返俗者與入異教者而外，更有「去陝北者」一項。時國共關係日見惡化，乃囑福善刪去。蓋以大師之意境，即夜叉羅剎亦有其用處。學生會組織，大師約學約行而分別為核心、幹部等層次。惟以戰亂影響，進行又復中止。

(2) 太虛大師，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編 學行》，pp.130-131：

……在我的意境上，向來是以全國乃至世界人群佛教為對象，攝受的人非常廣泛，覺得無論什麼人，都有他的用處的。比方說：魔、總算最不好的，然在佛的法會中，他有時亦發心護法；八部護法眾中，連餓鬼、畜生的大力分子都在內。所以在我的看法上，只要用之得當，沒有一個人沒有用的。如有些學生還了俗，甚或跑到異教中去，只要對我或對佛教的信仰沒有完全破壞，也可借他將佛教輸送到異教裏去，達到佛教細胞深入社會各階層之最高目標。所以，只要能集中的信仰精神攝持力，不管親疏近遠，在有秩序的系統組織下，以整個世界人類和佛教為對象，方能人盡其才，才盡其用。好將我此意從組織學生會而貫達得到我的各個學生。（福善記）

大乘佛教的寬容性，在有利於大乘流通的要求下，種種「方便」漸漸融攝進來，終於到達「天佛一如」的境界。

## 2、應有「捨方便」之精神，以適應時代

我不反對方便，方便是不可能沒有的，但方便有時空的適應性，也應有初期大乘「正直捨方便」的精神。<sup>146</sup>

如虛大師在〈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〉中說：「到了這時候，……依天乘行果（天國土的淨土、天色身的密宗），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，不惟不是方便，而反成為障礙了！」<sup>147</sup>

虛大師長於圓融，而能放下方便，突顯適應現代的「人生佛教」，可說是希有希有！但對讀者，大師心目中的「人生佛教」，總不免為圓融所累！

## 二、近代「人間佛教」之發展傾向

### （一）舍副作用發展

#### 1、本質上仍是天佛一如

<sup>146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（大正09，10a18-22）。
- (2)〔隋〕闍那崛多共笈多譯，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（大正09，143a9-13）。
- (3)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〉，pp.68-69：

佛滅後百餘年，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，供奉佛的舍利。這種舍利塔的性質，與供佛像一樣，可見當時的佛像還不普遍。自此而後，佛像漸漸多起來，佛弟子多留意於塔廟的莊嚴了。這些事，聲聞法中即逐漸發達，到大乘佛教興起，更加著重起來。塔廟中佛像莊嚴，除上說的供品而外，還掛著幢、幡、寶蓋等供養具。佛弟子在佛前禮拜、唱讚，於佛前懺悔，以宗教的儀式為修行的方法。這些與大乘法相結合，而開拓了佛教的新時代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正直捨方便，為說無上道」；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。這意思是說：釋迦佛現出家相，而化厭離的聲聞根性，說二乘究竟，是方便門；這樣的方便，現在要捨除，顯出大乘的真義。但不能沒有方便，要用特殊的方便法門。大乘新起的異方便，據經上說：即是修塔廟、供莊嚴具、禮佛、念佛、讚佛等。……

- (4)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大乘是佛說論〉，p.166。

<sup>147</sup> 參見：

- (1)太虛大師，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一編 佛法總學》，p.528。
- (2)印順法師等編，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p.481：  
三、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：……到了這時候，末法方開始。……依聲聞行果，是要被謗為消極逃世的；依天乘行果，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。不惟不是方便，而反成為障礙了。所以在今日的情形，所向的應在進趣大乘行。而所依的，既非初期的聲聞行果，亦非二期的天乘行果，而確定是在人乘行果，以實行我所說的人生佛教原理。
- (3)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香雲》，〈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〉，pp.332-333：  
依聲聞行果，天乘行果而趣大乘，為佛法的勝妙方便。佛菩薩的慈悲設化，使無量數人發菩提心，護持信心而不致退失。所以並不因迂曲方便而是可訾議的，反而是應該讚歎。……而且，「依天乘行果修淨密……就最近的趨勢上觀察，修天乘行果這一著，也不適時代機宜了」。又說：「依聲聞行果，是要被謗為消極逃世的；依天乘行果，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。不惟不是方便，而反成為障礙了」（〈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〉）。這樣，大師從上契佛陀本懷，下應時代機宜的立場，抉擇而提示了「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」的法門；這也就是大師所說「學菩薩發心修行」的意趣所在。

現在的臺灣，「人生佛教」、「人間佛教」、「人乘佛教」，似乎漸漸興起來，但適應時代方便的多，契合佛法如實的少，本質上還是「天佛一如」。

「人間」、「人生」、「人乘」的宣揚者，不也有人提倡「顯密圓融」嗎？

### 2、忽略般若與大悲相應之經說

如對佛法沒有見地，以搞活動為目的，那是庸俗化而已，這裡不必多說。

重要的，有的以為「佛法」是解脫道，道德（p.66）意識等於還在萌芽；道德意識是菩薩道，又覺得與解脫心不能合一，這是漠視般若與大悲相應的經說。

### 3、天佛一如等之現代化

有不用佛教術語來宏揚佛法的構想，這一發展的傾向，似乎有一定思想，而表現出來，卻又是一切神道教都是無礙的共存，還是無所不可的圓融者。

有的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而對佛法與異教（佛與神），表現出寬容而可以相通的態度。

一般的發展傾向，近於印度晚期佛教的「天佛一如」、中國晚期佛教「三教同源」的現代化。

為達成個己的意願，或許是可能成功的，但對佛法的純正化、現代化，不一定有前途，反而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後一著（為神教侵蝕而消滅）的隱憂。

### (二) 人菩薩行需具不共世間之特性

真正的人菩薩行，要認清佛法不共世間的特性，而「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」，如虛大師的〈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〉所說（以錫蘭等佛教為小乘，虛大師還是承習傳統，現在應作進一步的探求）。<sup>148</sup>

### (貳) 舉喻明：修人菩薩行之指南

#### 一、成佛時節非一定

<sup>148</sup> 參見：

(1) 太虛大師，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編 學行》，pp.30-32。

(2) 印順法師等編，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p.474：

十七日，大師出席漢院紀念週，講「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」，唯賢、演培、達居記（文）。大師訪問南方佛教國之觀感，略見此文。末論「復興中國佛教應實踐今菩薩行」云：「革新中國佛教，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談的習慣，使理論浸入實驗的民眾化。以現社會的情形和需要來說，今後我國的佛教徒，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，向國家民族、世界人類，實際地去體驗修學。這大乘理論的行動，即所謂新菩薩行。而此菩薩行，要能夠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，故也可名為今菩薩行」。……

(3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五)，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，p.11：

二十九年，讀到虛大師所講的：〈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〉、〈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〉、〈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〉，每篇都引起我深深的思惟。大師分佛教為三期，所說的「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」，「依天乘行果」，不就是大師所說「融攝魔梵（天），漸喪佛真之汎神（天）秘密乘」（〈致常惺法師書〉）嗎？「中國所說的雖是大乘教，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」，為什麼會如此？思想與行為，真可以毫無關聯嗎！在大師的講說中，得到了一些新的啟發，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。

以成佛為理想，修慈悲利他的菩薩道，到底要經歷多少時間才能成佛，這是一般所要論到的問題。

或說三大阿僧祇劫，或說四大阿僧祇劫，或說七大阿僧祇劫，或說無量阿僧祇劫，或說一生取辦、即生成佛等，可說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（p.67）。

人心是矛盾的，說容易成佛，會覺得佛菩薩的不夠偉大；如說久劫修成呢，又覺得太難，不敢發心修學，所以經中要說些隨機的方便。

### 二、真發菩提心者，不擔心時節久遠

其實菩薩真正發大心的，是不會計較這些的，只知道理想要崇高，行踐要從平實處做起，「隨分隨力」，盡力而行。

修行漸深漸廣，那就在「因果必然」的深信中，只知耕耘，不問收穫，功到自然成就的。

如悲願深而得無生忍，那就體悟不落時空數量的涅槃甚深，還說什麼久成、速成呢？

### 三、印度論師之觀點

印度佛教早期的論師，以有限量心論菩薩道，所以為龍樹所呵責：「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，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？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！」（《大智度論》卷四）

「大乘佛法」後期，又都覺得太久了，所以有速疾成佛說。<sup>149</sup>

### 四、舉太虛大師為例

太虛大師曾提出〈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〉，說到「甲、非研究佛書之學者」；

「乙、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」；「丙、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」；

「丁、為學菩薩發心而修學者。……願以凡夫之身，學菩薩發心修行，即是本人意趣之所在」（《優婆塞戒經講錄》）。<sup>150</sup>

<sup>149</sup> 參見：

(1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4（大正25，92b7-9）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初期「大乘佛法」〉，pp.84-85：

六波羅蜜是成佛的因行，發心成佛而修行的，名為菩薩（Bodhisattva）。佛是福德、智慧都圓滿的，依因果律，一定是菩薩長期修集福慧的成果。所以菩薩修行，說一切有部以為要經三大阿僧祇劫；「別部執有七阿僧祇」。龍樹評斥說一切有部說……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，所以說沒有一處不是釋尊過去生中，捨身救度眾生的地方。為法為眾生而無限精進，忘己為人，不求速成——不急求自己的解脫成佛，而願長期在生死中，從利他中去完成自己。菩薩修行成佛的菩提道，無比的偉大，充分的表現出來；這才受到佛弟子的讚仰修學，形成「大乘佛法」的洪流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本生、譬喻、因緣之流傳〉，pp.134-136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二），〈中編「大乘佛法」〉，p.134。

<sup>150</sup> 參見：

(1) 太虛大師，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八編 律釋》，《優婆塞戒經講錄》，pp.19-23。

(2) 太虛大師，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一編 佛法總學》，pp.444-449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香雲》，〈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〉，pp.310-311：

復興佛教來救中國，救世界，為大師一貫的大志願，表現於大師對佛教，對社會，對國

想即生成佛，急到連菩薩行也不要了，真是顛倒！虛大師在佛法中的意趣，可說是人間佛教、人菩薩行的最佳指南！（p.68）

**（參）辨釋「人間佛教」之實踐要義**

**一、依菩薩常道進修而成佛**

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不但是契機的，也是純正的菩薩正常道。

下面引一段舊作的〈自利與利他〉；「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」的大心佛弟子，依菩薩正常道而坦然直進吧！

**二、依〈自利與利他〉闡釋要義**

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，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，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利眾生的本領。……菩薩這套長在生死而能廣利眾生的本領，除「堅定信願（菩提心）」、「長養慈悲」而外，主要的是「勝解空性」。觀一切法如幻如化，了無自性，得二諦無礙的正見，是最主要的一著。所以經上說：「假使有世間，正見增上者，雖復百千生，終不墮惡趣。」（《雜阿含經》）唯有了達得生死與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這才能……。在生死中浮沉，因信願（菩提心）、慈悲，特別是空勝解力，能逐漸的調伏煩惱，能做到煩惱雖小小現起而不會闖大亂子。不斷煩惱（瞋、忿、恨、惱、嫉、害等，與慈悲相違反的，一定要伏除不起），也不致作出重大惡業。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、眾生的利樂為利樂，我見一天天的薄劣，慈悲一天（p.69）天的深厚，怕什麼墮落！唯有專為自己打算的，才隨時有墮落的憂慮。發願在生死中，常得見佛，常得聞法，「世世常行菩薩道」，這是初期大乘的共義，（也是）中觀與瑜伽的共義。釋尊在經中說：「阿難！我多行空。」（《中阿含經》）（《瑜伽師地論》解說為：「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）……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空，即是不住生死、不住涅槃修菩薩行的成佛大方便！<sup>151</sup>

---

家，對世界的活動中。推動此一志願，是本於佛法的菩薩心行，也就是「行在瑜伽菩薩戒本」。……大師在南京開講《優婆塞戒經》，曾進一步的給以說明——說明「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」。大師說：我「非研究佛書之學者」，「不為專承一宗徒裔」，「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」，「為學菩薩發心修行者」。前三從消極的反面說，後一從積極的正面說。大師堅定的說：「本人為一欲學菩薩發真正菩提心而學修六度行者」（《優婆塞戒經講錄》）。修發菩提心而行六度行，便是行在瑜伽菩薩戒本。二十六年夏天，在武院講〈新與融貫〉，又提到這三項意趣。所以，唯有把握此一意趣，才能親切認識到大師的真面目，才能理解大師對國家，對佛教的真意趣。否則，會容易錯會大師：不是把大師看作離棄佛寺，毀亂佛法的革新者；就認為是維持古老佛教，古舊叢林的人物。

<sup>151</sup> 參見：

(1)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90小空經》卷49(大正01, 737a1-5)。

(2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76〈60學空不證品〉(大正25, 594b7-24)：須菩提歡喜白佛言：「諸菩薩所為甚難，實為希有！所謂行空而不作證。」

佛答：「是菩薩本願諸一切眾生令得離苦，以是本願、大悲心所持故，雖行空，不作證。」……復次，菩薩欲觀甚深法，所謂十八空、三十七品、三解脫門，先應作是念——眾生長夜著我相等。行者若直觀甚深法，或得聲聞道、或墮邪見，以無憐愍心、不能深入自相空故。是以菩薩欲觀是法，先生悲心，所謂眾生長夜著吾我心諸煩惱。長夜名久遠；無量劫來是我必不可得，但空虛誑顛倒故，受諸憂惱。菩薩見是已，作願：「我

**（肆）結論**

末了，我再度表明自己：我對佛法作多方面的探求，寫了一些，也講了一些，但我不是宗派徒裔，也不是論師。

我不希望博學多聞成一佛學者；也不想開一佛法百貨公司，你要什麼，我就給你什麼（這是大菩薩模樣）。<sup>152</sup>

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（非「鬼化」的人生佛教），而想進一步的（非「天化」的）給以理論的證明。

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，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；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，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——這是適應現代、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！

現在，我的身體衰老了，而我的心卻永遠（p.70）不離（佛教）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！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！

---

當為眾生成佛道，斷是眾生著我顛倒。」是時，即是行空等三解脫門而不證實際。

(3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36〈4 真實義品〉（大正 30，487a13-b17）：  
又即此慧，是諸菩薩能得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方便。何以故？以諸菩薩處於生死，彼彼生中修空勝解，善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諸有情。……又諸菩薩，由習如是空勝解故，則於涅槃不深怖畏，亦於涅槃不多願樂。……雖於涅槃見有微妙勝利功德，而不深願速證涅槃。是諸菩薩，於證無上正等菩提有大方便。是大方便，依止最勝空性勝解；是故菩薩修習學道所攝最勝空性勝解，名為能證如來妙智廣大方便。

(4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（大正 30，813a6-10）：  
當知！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非如思惟無常、苦住。是故，今者證得上妙菩提住已，由昔串習隨轉力故，多依空住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自利與利他〉，pp.150-152。

(6) 印順法師，《無諍之辯》，〈談入世與佛學〉，pp.183-184：  
……如果我所理解的，與實際不太遠的話，那麼大乘入世佛教的開展，「空」為最根本的原理，悲是最根本的動機。……從「空」來說，如《瑜伽·真實義品》所說：「空勝解」（對於空的正確而深刻的理解）是菩薩向佛道的要行。生死性空，涅槃性空，在空性平等的基點上（無住涅槃），才能深知生死是無常是苦，而不急急的厭離他；涅槃是常是樂，是最理想的，卻不急急的趣入他。把生死涅槃看實在了，不能不厭生死，不能不急求涅槃。急急的厭生死，求涅槃，那就不期而然的，要落入小乘行徑了！在「空勝解」中，法法平等，法法緣起——身心、自他、依正都是相依相待的存在。於是悲心內發，不忍眾生苦，不忍聖教衰而行菩薩道。在菩薩道中，慈悲益物不是無用，反而是完成佛道的心髓。為眾生而學，為眾生而證。一切福慧功德，回向法界，回向眾生。一切不屬於自己，以眾生的利益為利益。沒有慈悲，就沒有菩薩，沒有佛道，而達於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」的結論。

<sup>152</sup>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五），〈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〉，pp.63-66：

我的學佛態度是：我是信佛，我不是信別人，我不一定信祖師。有人以為中國人，就一定要信中國祖師的教理，我並沒有這個觀念。……我是信佛法，所以在原則上，我是在追究我所信仰的佛法，我是以佛法為中心的。……在這意義上，我學佛法和那開舖子的不太同。像百貨公司，樣樣都有，你要什麼就有什麼賣給你。我沒有這個觀念，我之所以東摸一點，西摸一點，只是想在裡面找到根本佛法，與它所以發展的情形。這個發展，可能是相當好的，也可能不太好的。佛法有所謂「方便」，方便是有時間性，有空間性，在某一階段好得很，過了時，時代不同了，也許這個方便會成為一種障礙。